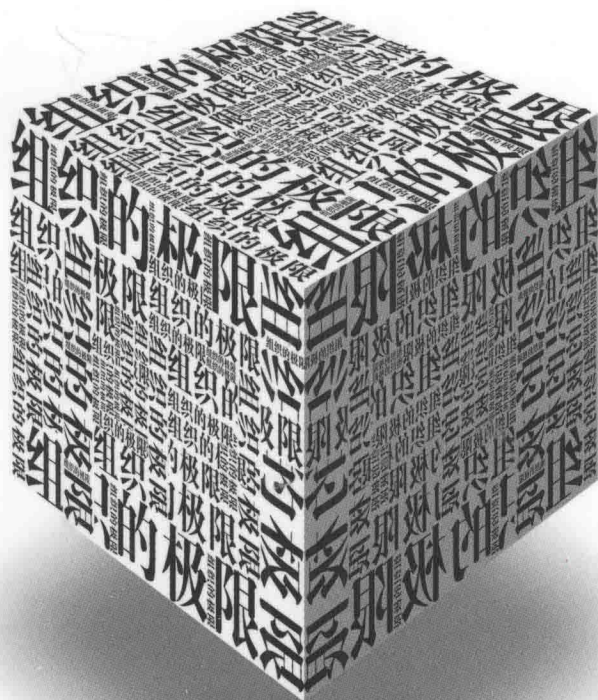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组织的极限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美] 肯尼斯·阿罗 / 著
陈小白 /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组织的极限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美] 肯尼斯·阿罗 / 著
陈小白 /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组织的极限 / (美) 阿罗著; 陈小白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1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ISBN 978-7-5080-7898-4

I. ①组…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组织经济学—研究 IV. ①C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7425 号

Kenneth J. Arrow: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Copyright © 1974 by the Fels Center of Government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7028

组织的极限

作 者 (美) 肯尼斯·阿罗

译 者 陈小白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马 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8.5

字 数 62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纪念
我的
父亲
母亲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致 谢

本书是我在费尔斯 1970 ~ 1971 年的讲稿汇集而成的，在此，我要深深感谢费尔斯政府中心，特别是该中心的主任、我的朋友朱利叶斯·马戈利斯。他们不仅提供了这一机会，而且鼓励我采用了一种与我以前的常规大异其趣的思考和讲演风格。本书所表达的想法汲取了我们时代一些杰出思想家的思想。

第二、三两章采自一篇题为“组织的议程”的论文，论文是为哈佛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项目承办的一个课题而准备的。该课题是关于现代团体在一般的经济生活中，尤其是在革新中的角色。这篇论文后来以《团体经济：增长、竞争和革新力量》（R. 马里斯与 A. 伍德罗合编，伦敦与贝辛斯托克的麦克米伦出版社 1973 年出版）一书第

2 组织的极限

七章的形式出现。我要感谢时任研究项目主任伊曼纽尔·G. 梅塞纳博士，以及该课题带头人罗宾·马里斯博士，他们激起了我的研究兴趣，并允许我使用相关的材料。

| 目录 |
content

致 谢…………… 1

第一章 理性：个人与社会……………1

第二章 组织与信息……………29

第三章 组织的议程……………47

第四章 权力与责任……………71

附 录 肯尼斯·阿罗自传……………101

作者简历……………126

|第一章|

理性：个人与社会

关于个人与其在社会背景下行为之间的关系中其错综复杂和自相矛盾的地方，犹太大圣“拉比”希列^①说得非常精辟：“如果我不是为自己，那我是为谁？如果我不是为他人，那我我是谁？如果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这里，三个连续递进的句子，使我们抓住了一种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的紧张关系的实质，这种紧张关系存在于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跟社会良知和行为的要求之间。在某些事情上表达其内在的价值，这对每一个个体都是必要的。

① “拉比”希列（约公元前70—约公元10），巴勒斯坦犹太人著名的领袖，充满了谦卑和爱心。他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学校。他将犹太人从摩西律法中归纳出的六百一十三条律令总结为六个主题，还订立了解释这些的七条规则。——译注（本书脚注均为译注，后面不再赘述）

4 组织的极限

但是，社会的要求和个人的需要——它们实际上仅能在那个社会之中所表达——要求他既为他自己也为其他人，其他人对他来说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有了这两个具有如此不同含义的问题，那么我们提出下面这第三个问题，就一点儿也不足为怪了：当有那么多不确定的变数要去应对时，我怎样才能表现得有急智和信心？

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二者的要求既在个人的良知内，也在社会冲突的大舞台上彼此较着劲。若说任何大发宏论或写出鸿篇巨制的人都能够对这些相互较劲的要求提出一个最终的解决之道，那实属无稽之谈。在此，我只想坚持一点，那就是人们必须理解到，要有某种平衡目的和手段的意识，去在我们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社会角色的理解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下面我将通过讲解，或更准确地说是用漫画手法勾勒出一些思想倾向，来加以阐述。我们有一种也许不那么新的倾向，可泛泛地称之为“新左派思想”；我们当中

读过思想史的一些人以前听说过无政府工团主义吧。巴枯宁^①和索雷尔^②许多年前提到过相同的要点。但这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思想倾向。现在有一种要求，针对的是可称之为纯粹的东西，即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完全合一，这是一种在理想社会中以某种方式，使得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跟一个人对社会要求的反应不存在任何冲突的观念。的确，当然喽，如果回过头去看看索雷尔的作品，你会发现这一类型的种种学说被混同于那种认为这些也是神话的观念。这就提示我们，冲突的消弭要求对我们关注的领域施以某种限制。新右派，在其自由主义代表性的观点中，也以其自己的方式消除冲突。它力图不承认，或至少最小

①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无政府主义者。1849年曾参加德意志革命，后被捕引渡回国。在被拘禁和流放西伯利亚期间背叛了革命事业。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但在1872年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他指使其党羽搞分裂活动，被大会开除出第一国际。

② 乔治·尤金·索雷尔（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其哲学结合了柏格森和尼采的思想，提出了神话和暴力在历史过程中创造性作用的独特理论。著有《有关暴力的思考》（1895）。

6 组织的极限

化国家的作用及集体行为和责任的作用，而将这些主张代之以其难解的道德和力量的结果，也就是对市场的崇拜。这些都是走极端。我们大部分人介于二者之间：我们既承认社会的要求，但有时候由于忙于我们日常的私人角色而长时间地忘了它们，有时候在某个场合会提起它们，有时候当我们在或许不完全适宜的情况下主张我们个人性的时候，我们悲催地达不到要求。

在这里，我想用一种，呃，我想说的是用一种理性的精神，不过还是让我更讲究些，用一种经济学家的精神，来谈谈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一名经过训练的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是对理性的护卫者、将理性归于他人的人、给社会开理性药方的人。这正是我将要扮演的角色。

那么，为什么需要集体行为？为什么需要组成社会，或至少使之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呢？从经济学家的观点看，这是因为集体行为能够扩展个人理性的范围。集体行为是一种发挥力量的手段，一种使个人能够借以更充分实现其价值的手段。这一点乍听起来似乎显得陈腐，对经济学家而言不值得片刻之想，较之明白表述出来，它似乎更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它对那些想从集体事业中寻求更深情感满足的人来说，却不一定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观点。很久以前，埃德蒙·伯克^①就曾说过：“骑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诡辩家、精于计算者和经济学家的时代继之而起，欧洲的荣光永远地熄灭了。”对得失的相当枯燥、晦涩的计算并不能带来极大的热情。它不能给种种难题提供魔法般的解决办法。泛泛地或在特定背景下对集体行为的理性讨论肯定是复杂的，而且更糟的是，它必定是不完全的、无解的。毕竟，理性是跟目的、手段及它们的关系有关的。理性并不能明确目的是什么，它只是努力让我们知道手段和目的之间是一致还是不一致。所以，最终来看，任何价值讨论都必然归于依据未被分析的假设。当我们参照被认为是更深入的价值判断，来设法证明某个价值判断是合理性的时候，就存在一种无限的回归。

现在，我想简略叙述一下不论是个人或是社会的选择

① 埃德蒙·伯克（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经常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8 组织的极限

问题上，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的。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以下两种力量之间的对立、紧张或平衡：价值和机会。一方面，个人具有若干组有意义的目标，包括各种类型或顺序，从物质消费目标到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更高目标，尽管这些目标也许并不一定更重要。但实现大多数目标的可能性必然是有限的。存在着一组有限的机会，个人必须从中进行选择，不论是亲力而为，抑或通过某种集体来做。他必须节俭地使用其稀缺资源。他必须从所能得到的机会中选择一个最能实现其价值的机会。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的角色有时候是令人不快的。托马斯·卡莱尔^①称我们是“这门枯燥乏味的科学”（指经济学——译注）的实践者，这大概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尽管有点不公平。我们经常不得不指出我们的机会是有限度的。我们不得不说：“要么这个，要么那个，不能同时要二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更糟的是，我们不得不频繁地指出，经济系统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复杂的。可能很容易

^① 托马斯·卡莱尔（另有译为卡列利，1795—1881），苏格兰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甚具影响力。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措施表面上看是一个实现某种预期价值的方法，但也许它实际上经常适得其反。我以许多主张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的提议为例。确实，我们都希望对收入再分配，使之流向低薪阶层。提高工资是最显而易见的做法。经济学家则认识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经济系统会对这一政策作出反应，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之。最终的结果也许是失业人数的增加，这是一个比低工资更糟的结果。当然，经济学家指出各种局限，这并非是他唯一的角色。这是专家的一般职能，实际上存在着其他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显而易见的做法并不一定是有效的措施。例如，当涉及改进教育质量时，显而易见的做法，是简单地根据既有的格局向教育领域注入更多的资源，但近期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预计将收效甚微。

这些有关价值和机会的问题，甚至出现在单个人的层面；就算那位与世隔绝的猎手或农夫，即我们课本上最受欢迎的鲁宾孙·克鲁索，也不得不面对这种选择问题。不过，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人际关系在社会组织中的角色。从经济学观点出发（虽然我认为这种情况更具一般

10 组织的极限

性)，很显然，为了我们共同的进步，种种人际关系作为我们集体性组织的一部分是必需的。它们之所以必需，这至少有两个原因，尽管还有更多的原因。一个原因仅仅在于社会的基本资源，即其自然资源、其人力资源、其技术资源，它们在供给上是有限的，其他价值的实现或找到其他活动来满足这些价值的尝试暗含着对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如果我们以一种方式做事，那就不能以另一种方式做，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协调这种竞争的系统，不论它是一个市场，还是指令性分配系统，比如军队中的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不论哪种情况，我们都需要一个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相当组织程度的社会系统，来协调对资源的竞争，把资源分配到各种不同的合理用途上。

此外，人际关系对于确保得到能从协作中获得的收益也是必需的。基本考虑有二：（一）个体是有差异的，尤其是人具有不同的天分；（二）个体在从事社会性工作方面，其效率通常会随着专业化的深化而提高。我们需要协作来实现职能的专业化。这涉及交易和专业分工的全部要素。原始村庄的铁匠预料是不会去吃马蹄铁的；他们专门